

祖徠集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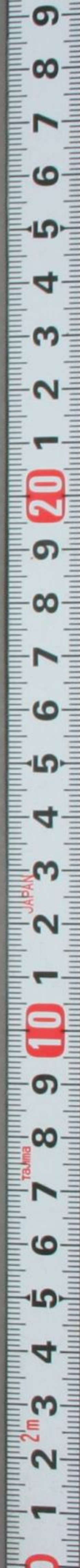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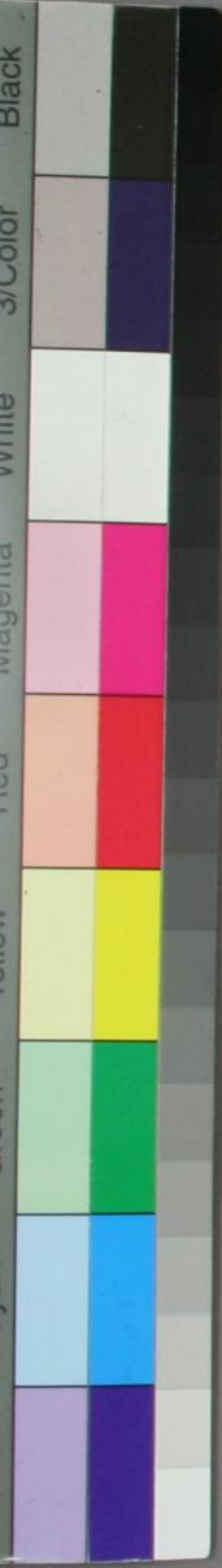
自十一
至十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6

7



文庫 11
A 1126
7

祖徠集卷之十一

序七首

贈管童子序

享保甲辰秋七月。管童子年十三。以試賦詩讀未見書。特賜稟奉二百石。奉朝請。以從諸博士之列。當其時。都下聞者莫不驚嘆。嗟異。奔走以相傳。誦嘖嘖。謂為百年來希覲盛事也。童子家大人為醫。官李陰先生。童子生而雋異。靈慧。迺弗屑為軒岐家之言。鬼

祖徠集

卷之十一

一



010190523417

獵經史。諷詠菁華。迺又弗屑爲黃備氏之讀。先生爲謀其所問業。則曰。吾其奚師。已乎。其赤城邪。時予尚在赤城。赤城者。謂予也。於是乎來見予。予一見以識其爲渥洼駒哉。予廬相距頗遙。而童子尚幼。弗勝衣。弗能蹙躡乎道涂。妻來見予。則俾大宰德夫往視其業。德夫倡以華音。則童子愈益孜孜。弗已。慨然自謂彼中人也。居亾何迺有今。命云。是日先生置酒高會。吾黨諸子悉集。童子爲主。酒酣。諸子各有贈言。予曰。麟鳳龜龍瑞芝朱草者。王者之祥也。王者之德隆盛。和氣洋溢乎兩間。浮遊乎宇宙。網緼化醇。所蒸

以生。故不恒有焉。惟人亦然。韓彭絳灌雲興于楚漢之際。而文景之世。賈誼司馬遷相如枚乘嚴助。虞丘壽王之徒。繼踵比肩以出。是寧特其性異稟然哉。亦時乎有以化之也。惟吾神祖既定海內。偃武修文。夙收羅山于西畿。煦濡以成其學。終爲一代儒宗。然是時戰國之習未盡除。以故京洛獨稱人文淵藪。而十數年來。操槩之士。迺益彬蔚于東都。豈非輦轂之下。首善之地。風教所自。愈久愈盛乎。故知列聖相承。累洽重熙百年之久。所陶育以鼓鑄。蓂蕭棫樸之化於斯。爲盛則譽髦之英。亦人之麟鳳龜龍瑞芝朱

草哉夫至和所翔靡遠弗屆靡幽弗徹窮陬下邑于何弗有而童子躬生於朝紳之家違天尺五鶴唳蚤聞好爵縻之榮亦大矣哉雖然國家設制崇高豐大比隆二代予跼伏侯邸之末側聞除目之所遷轉增秩萬石晉爵大夫率無虛歲而都人耳目所徂玩惕爲常恬且不駭迺今童子之所爲榮博士賤矣二百石微矣而其驚嘆嗟異奔走弗已嘖嘖以相傳誦者獨何哉蓋聖德方明昭曠日躋勵精爲治迺舉百年之曠典破時俗之拘攣俾海內之民由是曉然以知上攸好學而歲時條令所勸督非文具也其

效已見於今日者如此則過此以往仁聲迺孚民應如響何翅一童子之榮哉吾儕陪臣亦爲斯文慶之若夫童子遠惟列朝培育之化有以使之近惟當今拔擢之恩有以榮之益懋其德追躅林公以供國家異日之用者是家人父子相勉勵之意先生在焉何族予言言畢童子蹶然興而離席以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大恩之不私哉小子雖不敏其不愈益自奮思所以對敷上之德意乎因請而俾書

贈于季子序

予倡古文辭于關以東者十年海內喁然鄉風豪傑

之士往往裹糧以至者。西薄大海之濱而京洛獨寥寥。亾聞焉。人或怪之。予曰。豈亾乎哉。少須之。夫洛者。共主之所居也。王室更千歲。弗絕如綫。是寧一政邪。及至保平之際。典章文物。蓋變更殆盡。建武之後。霸王據之。夫操卓所奉。其亦自爲也。豈有意共哉。故飾弓馬以爲禮節。猿舞以爲樂。一切武斷。號令四海。豈復有意文哉。然君臣之義。亾解于中。則借禪以解之。王者之名。壓其所奉。則援中華以爲重。是鎌倉氏之所謀未遂。而北條氏之託以自恣也。於是禪盛而聖人之道廢。終有所困於辭命。則以僧爲行人。自斯之

後。叢林掌翰墨以爲職。而儒者之業掃地者二百年。國初縫掖之徒。皆其噍類。髡形未化。夫禪繇宋元則風之所自。可以知已。且洛王臣之外。唯工賈居之人。無怕祿。唯未是逐。織罽之俗。周人惟肖。卽儒生之寄其間。亦難爲生。則舌耕開肆。百千成群。日弗遑給。語性語天。率非宋籍。不可也。其孰能握觚仰頭視屋梁。曠日彌久。以竢其從神化來者哉。故雖有聰儻若仁齋。猶率乎其所習者。洛之所以陋是已。且洛之所爲重者。共主邪。王臣執周禮。于秦火之餘。以欺海內。而名姬靡曼。百貨纖巧之所出。與其山川之韶秀。語

言之都雅。是亦洛人之所誇習。以爲意所見。旣卑不復思其外。乃其所以難變爲尔。雖然。睿宥嵯峨之顛。豈亦莫有上古之蘖者邪。風之所被。豈吾力哉。昇平之澤。如雨如露。必有茁然以生者。少須之。居亾何果。有于季子者。履躋來謁。自謂其家隸船司空。仲季讀書蓬窓下。不與洛儒相識。面十年。而似有得焉者。是以不遠千里。特以相質。予已受其質。館定。俾解其業。則上古之蘖。旣生以成。枝葉者也。吾黨之士。皆相謂賈生復生于洛。吾黨服子遷。文章稱具體。實洛產也。幼而來東。不習其俗。近聞頗喟然有歸與之嘆。異日子遷講道洛水之溼。而于生仲季左右之。則其庶乎。海內道路之所均。四方士輻湊以集其里。風之所被。豈吾關以東之比哉。是吾所望也。于生以仲疾且歸。故書而付之。以風洛人。

贈慧寂序

先王之道廢。而民失其生者久矣。今之釋氏。豈皆爲其道乎。爲其生也。葬于斯。祭于斯。又從而祈禳禱祝于斯。亦民之藉以爲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釋氏之終不可廢乎世也。夫生者上之所制也。上不制生。而民各趣其攸利。疇能遏焉。是尚可言也。其先人所

傳。世世子孫守之以爲生。疇能易焉。故今之爲治者。迺因民之攸爲生而生焉。雖非先王之舊。亦可謂之不失先王之心也。已韓愈而下。世薦紳先生。率多惡釋氏矣。迺忘先王之道。而惡彼之類已者也。夫世薦紳先生。語性語心。皆資之釋氏之道。而反惡其類已。不亦謬乎。夫語性語心。吾所傳先王之道所無也。且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釋氏則無之。豈爲類已乎。所類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是已。夫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巫祝有之。先王之所不廢也。先王之所不廢。而已則惡之。故世薦紳先生之惡釋氏者。亦百工爲生。

爭其糈者類已。豈不鄙乎。且世之爲政者。不知讀書。釋氏迺由其貝多之文。而旁及之者。往往有之。世微釋氏。吾東方之人。終且寥寥邪。則世薦紳先生。亦莫有所肄其業也。故予不佞。則爲其類已。而亦頗愛焉。乎爾。是以釋氏之徒。游予門者衆矣。越慧巖。肥玄海。其尤也。有慧寂者。亦好讀書。修文章之業。其志蓋嚶嚶如也。其人承親鸞。釋氏之別部也。鄉所謂其先人所傳。世世子孫守之以爲生者也。有家人之樂。擊鮮之娛。是其類已者。亦爲不尠矣。是歲春。將游京師。乞予文。故書此以卑之。

送守秀緯適大垣序

秀緯之學成也。迺以醫受祿大垣。客咸訾方技可以行道乎。所仕非所學。失出處之義也。茂卿曰不然也。蓋古之時。吾邦先王遵唐制。郡縣其海內。修賓興之禮。禮其士。得以出而行道於本朝之上。處則編戶之氓。籍其鄉。歲時何戈矛。更戍於京師。庶人之役也。於是乎出處之道。比諸古焉。暨乎鹿鳴之歌。廢武人世其官。而民始尚族焉。鎌倉而降。文族益賤。控弦之家。儼然稱君子者。徧海內也。問其職。環衛騶從。束諸隊伍。猶故焉。勝國之際。封建之勢成。士又稍稍離其

土。列處一城之中。迺始制產以祿。不復事耒耜。兵農遂分。其爲君子者益定矣。然問其職。亦猶故焉。當今之時。朝廷以兵賦差諸侯。而諸侯之士。無大小悉屬諸隊伍。必擢顯職。而後始可謂之仕。而行其道者已。故以古視今。兵農雖分乎。仕而有祿。均之庶人也。故今之仕。猶不仕。其受祿。猶受廩也。苟失其祿。迺莫有一廩之地。以比五畝。豈得謂之處乎。必仕而後有處也。昔孟子謂晉天下之仕國。亦豈若今斯其急乎。夫秀緯之失其廩者久矣。古猶言之。親老家貧。不擇祿以仕。是故委吏司職。仲尼以之。況於今世乎。且所

仕非所學者非邪則相牛之經豈仲尼所嘗學乎且
巫咸之賢殷之名臣也假使秀緯異日得於其君擢
諸隊伍以行道於其國乎則方技豈爲累其道哉故
語出處之道而不論其世何悖也客唯唯而退則會
秀緯之將發而來訣也茂卿稱觴以屬之曰夫海內
之粟莫美於大垣而醴之泉可以養其老子遊亦樂
哉季緯之喜蓋形乎色焉秀緯與予同姓系大連故
以其字氏云

送土伯曄歸豐城序

土伯曄者豐人也豐諸侯國小笠氏最大而小笠氏
迨伯曄世尚有東西二侯土家所籍蓋東侯云會東
侯薨亾嗣國當除朝廷迺以其先世嘗有功鼎革
際立其疏屬子弟以奉其祀僅得比於附庸之微焉
於是乎國益隘削不得畜其舊臣世族之家也伯曄
辭其家大人來東都學鑿冀有以給水菽之奉哉比
成聘爲延陵上客夫輦轂下工鑿者故嘗有素封之
稱苟飾其術售焉五侯之饋可鯖也尚何所病家大
人之養哉伯曄顧迺爲上客延陵延陵在豐之南道
涂所經繇則歲時扈侯家述職庶可以便道歸子舍
中得家大人旬日歡者是其志爲爾伯曄旣已在延

陵邸中暇則愈益自奮讀書。旁通它經史百氏之言。因肆力於文章彪如也。迨與服生平生從游相友善。時時迺偕一生者來見予。予故識其非重糈食於伎人也。益異之。居亾何。辭延陵就豐西侯聘。伯曄曰。而今而後。吾得事吾親于吾家哉。鄉之置吾親道路旁。每來往暫奉其顏色。以爲得計者何艱也。且延陵侯猶待年其邸不就封。而吾親其待邪。亦何問祿之崇庠。遂委質焉。人或病其學先王之道而無所施。猶且攝鑿仕也。是雖儒氏之論已。予則謂不然。夫先王之道大亾對。而孟軻氏以說于諸侯也。與楊墨爭焉。程

朱氏揭心性以行天下也。與佛老爭焉。之二者皆自小者也。小斯有對。有對斯妒。妒斯爭。亦何陋也。然未聞有與鑿爭者。有與鑿爭者。自雖儒氏始不愈陋乎。夫儒操觚鑿事七劑。皆有司之守也。豈能行道邪。今論者豈謂儒仕爲皆能行其道者邪。則執經講論處者何擇。豈謂揆文辭備顧問邪。則何病攝鑿唯大邦官事不攝。小邦則攝固其所也。今士之祿者皆兵兵而攝儒人則不非之。迺非夫以鑿攝也。兵與鑿何擇。且伯曄者爲其親仕者也。迺不於它邦而於豐豐之東西侯。同其出自亦皆其先人所嘗服事之邦也。其

地山川相接焉。雞鳴狗吠之聲相聞焉。其風氣詒俗
相若焉。其政魯衛焉。其人親戚昏媾朋好聯焉。而其
家大人安焉。家大人所安。伯曄安焉。豈病其攝乎。若
夫先王之道。用則行之。舍則藏之。是在君大夫耳。非
伯曄之所能爲也。故伯曄之仕。雖不能行先王之道。
其邦哉。亦可謂能以先王之道守其身者也。書云。孝
乎惟孝。施於有政。則伯曄有之矣。聞者說書以爲伯
曄之贈。併解其所知識者之惑。

贈僧正卽如尊者序

僧正澄公。蓋有君子之道四焉。初予在赤城出門護

持之。薨刺目。時或游之。迺得謁公。眎之。温恭人也。欣
然出其所著述。修多羅業。眎之。予謝未學。則曰。支那
之文。非其素業邪。予不得已受之。有所指擿。公愈益
欣甚。當今之世。僧之得與王公抗。僧正眎三品高踞
士大夫之上。傲以爲常。其腹枵如乃不虛其心。以飾
其智者。往往乎在。予六十之年。閱僧衆矣。其好學而
不耻下問。能忘其賢者。唯故知恩了公與公耳。予於
是乎知其謙焉。院西有土木事。訊之。復護國寺。寺者
院故號也。故院迺在神橋北而燬。官併諸護國而
收其地。自後護國得稱。護持而兼其封也。然護國之

名錄是遂民先僧正慶公憫其如此力請于官以
兩之曰境廣而可割封之租富而可造是不復費官
家之地與金而先朝布金之迹兩得以存也官
允其請而慶公化公繼而奉行之如其志五年而竣
公盡籍其土木之羨以歸之曰院食院寺食寺其所
也予於是乎知其廉焉及予之移西郊而聞公稱病
辭院驚問之先是長谷虛席乃有由護國躡公而陞
之又問諸從者公憾邪曰否也公幼學于長谷而自
誓必以其所習傳諸長谷公之所歷名利而不即隱
者爲是故也公今已矣猶尚逡巡不敢去以徼後榮

非公志也公蓋知命脫然如釋負云予於是乎知其
勇焉又請曰長谷智積其派尚矣海內諸密寺各有
所繫而不可得以淆矣護持本籍長谷元祿中陞僧
錄正德乃俾通籍智積爲錄故也今停其錄而猶不
專繫長谷者非也官兩允其請夫我躬弗閱惶恤
我後是凡人之情爲尔公乃將去而猶尔蹇蹇予於
是乎知其忠焉物子曰謙者未必忠廉者未必勇公
兼四可謂能修君子之行者而已要之視寺如官視
學如家豈不釋氏之範乎亦足以範世焉方今國
家治化之效乃至俾釋氏亦修君子之行是可紀也

予既得與公交。迨其去。不容但已。祇其道之未學。故紀此以爲贈。

送岡仲錫徙常序

仲錫業已委質於常。藩越四年。藩徙史局。其國中。仲錫從之徙焉。其同僚頗有引例願留者。仲錫獨否。義形乎色。吾黨士私淑仲錫者。或惜其離群索居。鮮有切磋之益也。物子曰。吁。幸甚哉。而後仲錫其免乎爲都人士邪。夫東都者。天下大都會也。古者虞夏之陋。亾論已周。諸侯八千。雖夥乎。各家其國。十二年一述職。竣事則還。其間聘問之如織。未聞淹乎周焉者。故

宗周成周。自今觀之。亦曰王畿之都已。秦郡縣天下。而百官之祿。以萬石爲上。唐宋益賒。比古稍食。明則月石輦轂之下。是何以爲富乎。亦惟萬貨輻湊。五民之至集。乃陸運難哉。以此言之。書籍所紀載。其言雖泰乎。長安洛陽。南北京。可以知已。是何若吾東都之富。諸侯所家焉。今諸侯之祿。大踰百萬。而小萬石。以百數。五等之制。亦備哉。其士以春秋從之來代者。歲數十萬。各收租其國邑。而揮金東都之市。昇平成奢。靡日日上。六十之州。不瀕海者。僅十。舟颿如蜚。萬里須臾。海內之貨。何物弗東。此民之易爲生。未有甚於

是者也。故日本雖小，東都雖偏，其斯天下大都會，非邪？豈惟吾海內云乎哉？關中平原千里，地無限隔，民居之靡制，歲除田作，塵著以千數，雞鳴狗吠之聲，今既達於數十里外，游惰比屋，姦偽藏中，欺詒撞挾，無所不至。乃世祿君子，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禮俗所拘，徒事外觀望之儼如天人，以養其痴，不學無術，事鮮所解，皆為其所謾，揚揚自得，習以弗察，靡然成風，下視上倣，文恬武熙，五穀弗分，四體弗勤，心多肉熱，嬉戲是常。其君子虛憍，其民訾竄，此都人士之俗也。今夫吾東都為天下大都會，周漢唐明所不能

及，則此俗亦古今所無也。秦漢唐明士大夫，雖宦乎，其知亦廣哉。宦學千里，宦游萬里，燕越晉楚，轍迹周天下，艱阻備嘗，風土悉諳，異方山川，秀特之氣，得諸遇而發于文章者，不其然乎？今都人士，匏繫此土，而沉淫此俗，以此讀書求識古今之事，其耳目所未嘗，其何以能識之哉？習培塿以為山，問山不知，習汚注以為水，問水不知，諺曰：夏虫疑冰，以胸臆所無也。余幼從先大夫，遜於南總之野，距都二百里而近，然諸侯所不國，君子是以弗居，乃田農樵牧，海蠶民之與處，性好讀書，書無可借，無朋友親戚之驩者，十有二

年矣。當其時。心甚悲。以爲不幸也。然不深都人士之俗。而嫻外州民間之事。以此讀書。所讀皆解。如身親踐。及後遇。赦得還。乃與都人士學者相難切。寡陋之學。或能發一識。時出其右。由是遂竊虛譽于海內者。南總之力也。段使予有天幸。而生不離都下。何以能尔。亦唯得爲都人士而已矣。故予嘗謂南總沐憲。庶恩者。爲多於潘邸。接見時。爲是故也。仲錫爲余亾室從子。居亦甚邇。自幼時常往來。見讀書。聰明善解事。工詩文。誠非都人士比。然俗之深人。猶如風塵緇其衣也。豈能皜然白乎。故曰。而今而後。其免乎。况

常者。親藩所國。西山先侯之化在焉。仲錫職史局。藩藏書。稱富海內。是豈我南總時比乎。其地益北多寒。與奧接壤。風氣勁哉。其民慤。其君子慷慨以好義。其俗勝都下遠甚。其山常山峩峩。其水大海洋洋。問山亦知。問水亦知。問諸外州事。民間疾苦。行將悉知。以此讀書。何書弗解。異日德器之成。其必稱天下士。亦豈我比。故吾謂仲錫此行幸甚。仲錫聞之喜曰。始孝先之勇行。以臣之義。東西南北。唯命是從也。已。今聞先生之言。乃於心有洒然焉者。遂書以爲贈。

徂徠集卷之十一

物茂卿著

論一首

福善禍淫論

天道福善禍淫。聖人之言。真實無妄。曰萬世而不爽。如合符契。而世人多疑不信。不知分與時也。分生於命。命定於有生之始。是故人不可以為獸。鳥不可以為艸木。松不可以為柏。是故魚游江湖為福。喪水為禍。猿入則死。莊周以樗櫟之壽為幸。而不能謂黍稷

之芟爲不幸。是故天子爲諸侯禍也。大夫爲諸侯福也。故知禍福之名由分而殊。唯世人之惑。旣謂猗頓之富。許史之貴。彭鏗之壽。爲福。簞瓢之貧。輿僮之賤。權蟬之夭。爲禍。此特世俗通稱者耳。而不知己命之所分。孰福孰禍。惑哉。桀紂之時。殺戮澤量。唯龍逢比干。善名無窮。豈非福邪。或以見殺爲禍者。不知分無生也。夫時者天之所爲也。天者在上之名也。故子之所天者父也。妻之所天者夫也。臣之所天者君也。君之所天者上天也。唯天不可違。故醜婦雖賢。不獲乎好色之夫。老臣雖賢。不獲乎好少之君。時所塞也。止

于塞行于通。故君子不違時以求福。是故涼臺之觀。披風之適。不可獲于冬月。時所無也。是故伊周得位。孔顏得名。或以失位爲禍者。不知時所無也。故不知分者。不知己也。不知時者。執己也。執而不知。暗乎天命。而謂聖言不徵。豈不惑乎。故君子不求福乎命分之外。

五行論

萬物之生。勢矣乎其不可悉已。惟聖人有能總其凡也。迺建之號曰五行。五行者五形也。大行之山焉乎爾。古之文假焉乎爾。夫形殊焉。性殊焉。材殊焉。曲直

從革一上一下。稼穡以生。植物之屬。或化乎人者。穀乎。聖人制而用之。其取材乎天地之間。猶若取諸其府庫乎。以利民用。以厚民生。然後可以正民德。故謂之六府。帝禹之所道。伯益之所烈。稷之所種。藝。惟共工之所用。其巧。斲磬。陶范。莫非是物矣。是先王以美利利天下。舍是莫能爲。而民至于今。有賴焉。五行之材。與用弘矣哉。九疇所叙。亦由是耳。若夫禮樂之制。文物軌度。建諸天地。象諸三辰。四時五方。六合七政。儼如在其左右。八風所旋。九土所隄。日月躔次。儀而則之。神明其惠。照臨於民。所以奉天道。降宗廟。昭諸

天下也。夫道之所生。從而文之。惟吾所取。虞夏商周。或因或否。亦惟吾所取。是何必五哉。裁而宜之。亦豈若五物恒其性哉。周衰。有道之士。獨淑其身。不任邦國之政。誦說遺文。傳之其徒。末流之弊。學而不試。咸輔頰舌。語聖語天。眇論是務。大道遂裂。嘵嘵相軋。不可勝則。旁采小道。緣飾其說者。有之。迺若孟軻造五常。鄒衍推五勝。董生占災祥。劉向傳洪範。皆推五者之類。至於義之盡也。雖有可觀。致遠則泥。豈先王經國之大道哉。昔在邃古。神農教醫。黃帝作甲子。雖神聖所爲。小道哉。之一術者。探頤鈎隱。察未形。覘未見。

以識死生休咎之故。稽諸星土物類。徵之聲色臭味。皆用五爲紀。鑿鑿乎若可據者。迺其術所自爲已。豈天地之氣若是其整乎哉。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左丘明述良醫之言曰。寒暑曰風雨。曰晦明。三而兩之。有味乎其言之也。戰國而上。雖小道猶有若是者爾。夫孟軻以禮爲性德。而樂獨可遺乎。以信而孝弟與忠非其倫乎。故五常之非往舊者審矣。鑽木取火。灰炭奚化。地道敏樹。河源崑崙。車薪勺水。生勝靡常。故鄒衍之誕彰矣。洪範之占。唯傳二疇。它若八政五紀。皇極二德。稽疑福極。其

謂之何。故子政之說固矣。今學士大夫。尚且斤斤乎守其說。弗替者。以宋儒故爾。夫宋儒不能信古。敏以求之。迺驚然以謂我獲聖人之心也。聖人可爲也。於是侈談性命。開闢天地。聰明煥俗。利口亂道。動輒曰五行五行。其不知擇小道者。亦意用智。研於深故也。後世迺尊信其人。過於先王孔子。奉其言如律令。不亦惑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又曰。益有不知而妄作者。其諸儒之謂乎。故予論諸儒五行之非古五行。

記事二首

記松浦鹽冶飮浦事

峽史氏曰。甚矣哉。女色之爲禍也。而建武鼎革之際。莫慘焉。大氏平安之地。山宋麗秀。往往乎生尤物矣。迺自桓皇奠都之後。數百十年。維民所止。公卿鉅室。世官世祿。莫有不家平安者。而富貴之娛。聲色爲最。生女之願。人人而有之。閨閣所習。姆師所誨。靡曼妖冶。殫思窮巧。遂能家出嬌施。人擁姬姜。延天而降。平安麗人之盛。清紫赤深。諸女史所記載。可槩見焉。然猶尚文柔爲政。風流成習。微言佚行。何所不有。而爭奪之迹。寥然乎未聞者。是其時與俗爲然也。方此時。

州郡控弦之士。不無好色之人。其歲時祇役上國。執戟負弩。宿直禁闈。將相之府。或道路所目。亦豈無心歆而肉飛者。迺我謂之神仙之人。而彼視猶臧獲焉。分素定也。以故武人偶有所獲。以爲得寶者。乃唯閭里之選。不過桃葉莫愁之倫耳。間或一二桀驁。若義仲。義經者。稍有所漁。侵則衆咸驚譟。咎之。是豈東人獨操乎其廉耻。亦積威之漸使然也。及有相氏二廢天皇。而武之人乃傲然自恣。加以胡僧倡禪。鑿其混沌。眇封以壞風氣。大變而上古敦慤之俗。幾乎斯矣。於是乎始有覬覦于禁鬻者。蓋醍皇之西狩。則高

時流皇子土之烟。秦武文從焉。皇子思其妃弗措守者。憫焉。使逐。則使武文逐。武文還平安。覓之不得。其所物色於西山。識琵琶聲以得之。奉以行。達于攝尼崎。舍于逆旅主人。會筑人松浦者。阻風舍其鄰也。見而說曰。仙虜謫。不者。吾何得與仙耦。是不可失矣。夜率兵劫之。武文武稱其名矣。不可當。乃火其鄰。武文窘。負妃以出。扇舟于斥以逃也。不幸而松浦之舟來不知而屬焉。走還取其物。逆旅之舍已灰。又走覓舟。則已發矣。又扇之大嘯。為弗聽以去。遙而聞。闕笑之聲。武文喻而怒。弗可為也。罵曰。吾死必為厲。立而

剗其腹以死。舟過鳴渡。颶而厲見。松浦懼。使人送妃于淡之島。武文之厲。至于今。化為蟹。猶在云。亡何有相氏誅。醜皇還都。而皇子終得與妃處。嚮者當松浦獲妃大喜時。妃則見以為賤人矣。是以弗從此一時也已。醜皇急恢復。往往以其宮人賜諸將。則良賤之耦。稍稍習以為常。然猶憾矣。及尊氏作難。而醜皇又幸南山也。尊氏之諸將皆來家平安。貴倨甚。威福由己。其豪富亦曩時公卿鉅室所弗如。而曩時妃嬪夫人及它諸公卿大臣子女。皆流落人間。丐憐於武人之家。諸將既已生長山東。罕覩是姝麗。嚮以

爲禁鬻弗可近者。一旦而得染指。孰能不大嚼以逞。諸惟人性變於習。則諸姝麗亦稍稍說其壯武也。宣淫弗恥。攘奪于色。蓋未有甚於此時耳。於是乎有鹽冶氏事。廼尊氏之宰高師直疾而不朝者數日。其人置酒娛之。召瞽歌佐酒。所歌賴政射妖宮中。天子錫以美人。芎蒲事也。聞者笑相謂不請邑而請美人。賴政癡矣。師直方湛於色也。亦輒然曰。窈人子。吾而獲芎蒲邪。數十城何之有。有舊宮媪侍從者。居恒來也。是日亦來。聞之排闥以出。言曰。賴政時。天子列美人。使自取其所請。賴政不能擇。是芎蒲未必尤也。芎蒲

而連城邪。使公覩西臺翁主者。將代以海內矣。師直問何似。則曰。方翁主之在弘徽西臺也。諸貴游以名花而喻六宮之人。皆喻而不能喻。爲是花弗如也。問何在。曰。先皇以賜鹽冶氏也。以翁主之美。而椒房之選不啻矣。乃高貞西鄙人。烏言者。得以尚之。豈不惜哉。師直色動。問往邪。曰。往也。老妾自西臺時。旣已得奉其馨。歛心乃謂在西日久。色必衰矣。日賽神以歸。過諸則豔倍昔焉。師直蹶然起。謂曰。奉夫人之教。疇昔之疾良已。而又獲它疾也。急呼繡衣十。沈香枕。爲媪壽。因逼使其媠媪始之。爲戲。至于是焉。則恐而

心貪其賂也。強往微風之亡可邑。師直乃使善書者兼好作東且書貽焉。庶可以挑也。翁主執其東棄諸庭。師直怒曰：吾素惡書。善書者緩急果何用。遂兼好更使公義者作東。公義不作東。代作詩曰：我思美人貽之書。美人弗讀棄庭除。吾拾吾書歸十襲。心謂美人手所觸。翁主見之。悄然者久之。誦襲衣之什以入。乃佛道中誠姦者辭也。媪還報師直喜。獲美人一言。輒大賞公義金錯刀。而又素麤鹵。不識其所誦。謂何也。趣爲美衣服數十。屬媪而益責之。媪計亡所出。妾意使其覩乎。夫新浴未及粧時也。必闌焉。則語師直。

公思未見之人矣。雖辭懇乎。彼詎信之。蓋窺諸師直大喜。與之往。以窺出乎浴也。魂奪乎。猶死之人。弗能起扶之歸。時值源義助勤王于北陸。而尊氏使諸將往擊之。又使高貞海道襲其後也。將歸國以理其舟楫。而期漸逼矣。師直心益急。愈責媪弗已。媪計窮以逃。不可踪。師直大怒如喪左右手。而弗可奈之。何。遂讒諸尊氏。事稍稍聞于外也。高貞不得已以叛竊亡。還雲使其親信護妻子。間道以從之。追兵及之。其人殺翁主。身殉之以死。師直益怒。遂窮討高貞。以殲諸時曆應二年四月也。厥明年又有飭浦氏事。初菊亭。

公有美人阿才者。豔而佻。師直之族。師秋與之狎。頗昵矣。久之。將就封于勢。欲與俱往。強之留者三日。乃許焉。及期。使其人與迎之。擁以來。師秋大喜。策馬輒發。偕之行。至于琶湖。而風吹乎簾。颺也。見一老嫗八十許。偃而無齒者。坐乎輿也。愕而詰。乃爲美人誑矣。師秋自途還。以兵圍菊亭氏之第。以搜焉。亡有也。捕女豎鞠之。則匿於飮浦氏之所也。大怒。欲攻之。飮浦氏者。尊氏之舊勳將也。然懾於師直。遂亡之。備奉源義助。以叛。余觀於玄慧所輯事。僅此焉耳。而它可知焉。當是時。尊氏乃有事於四方。以欲收其鷹犬之用。

是以弗問也。及于恭獻之世。宰賴之以禮。率其下。而后此風稍稍戢。君子蓋傷夫尊氏之諸將。若是其暴乎。色猶爾勃焉。以興莫之能遏者。時乎哉。

記昌俊襲義經第

文治元年冬十月十三日。盜夜襲伊豫守源義經堀川第。盜者惡僧昌俊也。兄賴朝使焉。初。義經在東日。御賴朝執盃。熱烙手而弗釋。神色自若。於是乎賴朝已心憚焉。及其奉詔西征也。播南海之役。率皆以寡克衆。冒險踏危。出其不意。集如風雨。敵人謂我自天降也。而我三軍亦鮮能知之矣。又能推赤心腹中。

大得士驩心麾下又多敢死士是以大功遄成而自
賴朝所遣使監其軍諸將帥頗有樂從焉者不者事
平後還東亦皆嘖嘖稱其材武弗已於是乎賴朝始
心惡焉蓋賴朝夙有霸心而義經爲弗知也乃獨傾
意結乎朝廷其在西海報捷徒寶器諸所奏請事宜
莫不稱上皇旨叙爵昇殿籠端見焉要越示意之
後尚且恬不之省性又好聲色者燕游多所漁內內
所俘平氏女而還其所獲篋篋中書則諸公卿鉅室
所與平氏關通者都下人繇是寢帖席而謗從興焉
大名之下不無紛云人或傳其私前平太后蒙童中

也則賴朝稍稍惡之於諸將前而諸將弗響應乃私
使昌俊昌俊者諾樂惡僧也它諾樂僧有閱其隣者
昌俊出死力助之事上幽諸土肥實平之所久而見
釋不敢歸客于東實平業已以其族奉賴朝也乃薦
之賴朝亦喜其桀驁而昵之至是遂使之云從者九
十七騎兒玉黨人隸焉是日義經之人江田弘基者
路值昌俊入洛怪焉與其人語廉得情告義經義經
俾其以之來弗能來義經怒更使辨慶辨慶亦惡僧
膂力絕倫單騎往見而責之我公召之盍速來也昌
俊弗能辭其人請辨馬辨慶叱曰遲矣抱而上諸已

馬。累騎其後。以來其人欲從。辨慶又叱曰。止矣。見我公而謝。臯何用從者。其人不。敢從。既至。義經見之曰。士之東者。必先見大將軍。而後館士之西者。亦必先見我。而後館。汝何緩也。昌俊叩首謝曰。臣本諾樂僧也。有故去而事大將軍。乃公之兄也。則公之臣也。豈有它心哉。臣今有事於七大寺。以來也。齋未可以解。焉。妄意竣事之日。敬請下執事也。故不敢請。詎意值公之怒。敬謝臯。義經曰。何從者之衆。昌俊曰。以備它盜賊也。豈有它心哉。義經曰。咈。汝必爲大將軍擬我者。昌俊又叩首而請盟焉。乃遣歸。於是義經方置酒。

召倡善舞者靜舞。迨夜醉甚。盡歸休。其士留直者僅七人。或曰。惡僧可虞。不聽。曰。既盟矣。乃寢。靜慧女其心。益不能釋。然乎昌俊也。私使二豎往覘。弗還。益訝之。復使一婢果走還。曰。二豎皆斃其門。門之內馬數十鞍矣。人數十鎧矣。將來也。言未畢。大闕於牆外。靜盪義經而不寤。曰。名將也者。必警乎金革之聲。乃提鎧麾之。相擊乎鏘然有聲也。義經果乎寤。結束以出。開門而迎之。靜抽長刀翼之。僮紀三太善射。昌俊之兵不能入。廣綱忠元鬪死。諸歸休者稍稍集。文會備前守行家來救也。昌俊大敗。走匿于鞍馬山。義經不

釋戎服。逕造。上皇御所。奏曰。以臣之不做也。矢石相加于輦轂下。有驚。天聽。臣之罪也。雖然。賊既奔矣。敢白。視其狀。箭之集于胷者。如林。而植于腋者。僅三矣。辭色提提。觀者莫不嗟嘆。鞍馬山者。義經幼時。故嘗所讀書處。其僧多厚善者。於是皆爭索山中。獲諸僧正谷。面縛以獻焉。義經罵曰。壯士何盟之爲。昌俊曰。盟者私襲者公。我無私憾。故盟有大將軍之命。故襲。義經怒。俾扶其面。昌俊曰。我者大將軍之使也。扶吾面者。猶扶其兄之面。意氣忼慨。義經壯之曰。欲生生之。昌俊曰。我已許死於大將軍矣。願速殺我。則

公之惠是已。遂斬之。使中務丞友國禮也。厥明。賴朝嘗所遣紀綱之僕安達。經清者亡而東。告以昌俊兵敗見殺者狀。於是乎賴朝大喜曰。殺吾使也。而今而後。兵有名矣。乃命三河守範賴率六萬騎往討。辭之日。謂之曰。汝亦爲九郎之所爲者。範賴恐不敢行。載書百以盟。遂以之死。更命時政實平。十一月。上皇勅伊豫守義經備前守行家。以海西九州之兵討賴朝。越三日。義經與行家出洛。赴海西。騎士二百。而其臣義盛奔于伊勢。殺守吏首藤以死。攝人多田行綱。太田豐嶋等兵一千騎。陣于小溝。要而擊之。不克。六

日義經發大物。值颯而不克。竄于南山。十二日。勅美作州捕義經行家。二十八日時政實平入洛。爲賴朝奏請六十六州總追捕使。以搜義經行家及平氏。噍類。於是乎賴朝之霸成矣。明年春。義經奔于奧。依其刺史藤原秀衡。後五年。秀衡死。其子泰衡等殺義經。賴朝聞之。曰。擅殺吾弟。請討泰衡。不待報而發。泰衡敗走。以死。奧州平。於是乎賴朝之霸定矣。君子曰。義經不亡。賴朝不霸。世人至于今。悲夫。義經之勲。而弗報天哉。雖然是。豈翅悲義經已乎哉。

記義奴市兵衛事

寶永乙酉春二月有司奉 旨以流人上総州市原縣姊崎邨次郎兵衛之田宅沒在 官者五町七段。還畀其子萬五郎。以邨之無主田六町。授其奴市兵衛。以賞市兵衛也。始次郎兵衛爲邨之里正。元祿乙亥歲。同甲搃兵衛放銃驅野豕於人家竹林中。誤中人之妻而斃。歲時猛獸在田。官授民以鳥銃。里銃丁幾名。銃幾門。籍其戶。假其器。唯火硝藥勿用鉛石。任其驅逐。不得擅殺。著在令甲。齊民遵守。皆所以防亂源。廣慈惠也。而搃兵衛之銃有子。處斬。次郎兵衛身爲里正。不以聞事。覺猶爲弗知。流于豆大島。其田

宅皆没人。官次郎兵衛父老且羸子二女六歲男三歲既行其妻方產頰艱生女而死奴市兵衛真諸懷抱中遍丐於里之有乳者乳之親戚弗顧三口者瑩然無所依兒女則呱呱啼弗已市兵衛與其妻謀所以養之售己之女爲人婢直若干與其佃人田所受者若干獲中金八兩悉出買一小廬以處次郎兵衛之父與子女者奉而事之若其主在日益佃它人田以裒其升合之贏而餽謁之供四口者於是乎無飢寒之患焉市兵衛猶恐己妻之或有而朝夕之弗給也遂不與俱同味蓐者十有一年矣次郎兵衛就

罪之日市兵衛業已詣東都俯伏官廳請以身代其主之罪姊崎去東都一百來里往還可二日程而市兵衛來請若初者月必一二次弗輟弗措亦十有一年矣都下店主人稍稍知其所爲遂弗與舉籌云嗚呼細民之多口而無田悉取米鹽麻布之入于已筋骨之力惟日弗給亦已勤矣而年必虛六七十之日而取償于佗日之勤其困苦之所倍何如哉且夫官家之租不薄田主之稅愈刻凡爲佃客者藜藿弗粒繼縷露肩居則苦藁爲坐動則犁鑿之從炎畦雪蓑晨牧宵絢歲無虛日日不虛刻而其可以展布

四肢而償一日之勞者。唯在夢寐。平枕之餘耳。大抵
人世之所悅。曼聲美色。芬芳甘旨。與其風流繁華之
娛。從容逸豫之樂。悉付諸他生天堂之受。而其可以
暢舒精神。而取半晷之快者。唯在伉儷一床之上耳。
故諺曰。耕夫與耕馬伍。而市兵衛。十一年之苦心。此
其情之最為可憐者乎。是歲二月某日。市兵衛又來
訴于官者如初。而自矢弗虛。還吏訊其由。次郎兵
衛之父。今年八十二。患風二歲。弗差起卧。手足莫已
聽。且莫則曰。願一獲見。次郎兵衛。則死無憾矣。其哀
籲弗忍聽也。且二子者。益增其悲泣。是烏可

忍視耶。小人無非。

勤以貽斯。慙故敢特冒。

官威懇請。暫赦。次郎兵衛之罪。放還。以獲與老父訣。
則小人擅訴之罪。身首殊處。亦所不辭也。辭色哀惻。
聳動官廳。旁訊縣里情實。弗爽。事遂聞下之閣。
老僉議以為。次郎兵衛罪在不赦。而市兵衛忠且誠。
是可嘉。其以其主之田宅。賜之市兵衛。教曰。可有
司傳旨。市兵衛不肯奉命。乃曰。始之為主。卒之為
己。小人義不敢奉命。願賜之舊主之子。萬五郎事再
聞。遂有今命。

